珊瑚鉤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珊瑚鉤詩話
作者：張表臣　北宋

古之聖賢，或相祖述，或相師友，生乎同時，則見而師之；生乎異世，則聞而師之。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顏回學孔子，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。羲《易》成於四聖，《詩》《書》歷乎帝王，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其義一也。孔子曰：〔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〕揚雄作《太玄》以准《易》，《法言》以准《論語》，作《州箴》以准《虞箴》；班孟堅作《二京賦》擬《上林》《子虛》；左太沖作《三都賦》擬《二京》；屈原作《九章》，而宋玉述《九辯》；枚乘作《七發》，而曹子建述《七啟》；張衡作《四愁》，而仲宣述《七哀》；陸士衡作《擬古》，而江文通述《雜體》。雖華藻隨時，而體律相仿。李唐群英，惟韓文公之文、李太白之詩，務去陳言，多出新意。至於盧仝、貫休輩效其顰，張籍、皇甫湜輩學其步，則怪且醜，僵且僕矣。然退之《南山詩》，乃類杜甫之《北征》，《進學解》乃同於子雲之《解嘲》，《鄆州溪堂》之什依於《國風》，《平淮西碑》之文近於《小雅》，則知其有所本矣。近代歐公《醉翁亭記》步驟類《阿房宮賦》，《畫錦堂記》議論似《盤谷序》。東坡《黃樓賦》氣力同乎《晉問》，《赤壁賦》卓絕近於雄風，則知有自來矣。而《韓文公廟記》《鍾子翼哀詞》，時出險怪，蓋遊戲三昧，間一作之也。善學者當先量力，然後措詞。未能祖述憲章，便欲超騰飛翥，多見其嘐嗐而狼狽矣。

杜甫云〔軒墀曾寵鶴〕，杜牧云〔欲把一麾江海去〕，皆用事之誤。蓋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者，則軒車之軒耳，非軒墀也。顏延年詩云：〔屢薦不入宮。一麾乃出守。〕則麾，麾去耳，非麾旄也。然子美讀萬卷書，不應如是，殆傳寫之繆。若云軒車，則善矣。牧之豪放一時，引用之誤，或有之邪？東坡《讀隋書地理志》云：〔黃州永安郡，州東有永安城，《圖經》謂春申君故城，蓋非是。春申之居，乃在吳國，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，庶幾是乎？余謂楚都申郢，故黃歇封於春申，如齊之孟嘗、魏之信陵、趙之平原，各在其地也。黃之永安為春申故城，蓋始封也。謂

之『春』者，蘄春壽春是也，謂之『申』者，申光之間是也，其必兼二城而封焉，猶田文之食常薛耳。後楚並吳，秦侵申郢，楚遷壽春，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，然行相事未嘗去國。所以有廟者，役人作之也。〕

東坡作詩，歎賈梁道為魏忠臣，然不能紹其子於後，而使充懷奸附晉，以首成濟之禍。徐世勣為唐佐命，乃不能正其君於初，而使敬業發憤偽周，以倡誅武之謀。嗚呼！豈忠孝之道，父不能傳之於其子，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？熙豐間，王氏變法，新進附之，而仲弟平甫譏焉，不其賢乎？呂公守正，舊交佐之，而子弟背焉，不其戾乎？噫！是是非非，非是是非，人各有心，不可革而化耶？安得嵇、卞二家世濟忠誠者乎？

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，觀察眾象，始為古文。古文者，科斗是也。周宣史籀，變古文而為大篆，是謂籀文。秦焚《詩》《書》，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為小篆，是名玉箸。獄吏程邈創作新書，法務徑便，是名隸書。後漢王次仲初作八分，是為楷法。楷法之變，行草生焉，張伯英、王右軍之徒善之，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。篆法又有〔繆書〕者，不知所起，用以書符印，取綢繆糾纏之象。有〔倒薤〕者，世傳務光辭湯之禪，居清泠之陂，植薤而食，清風時至，見葉交偃，像為此書，以寫道經。有〔鳥書〕者，周史佚作，所寫赤雀丹書之祥，以書旗旛，取飛翔之狀。有〔懸針〕者，漢曹喜所作，像針鋒纖抽之勢，以書《五經》篇目，取貫穿經指之義。有〔垂露〕者，亦喜所創，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，皆出新意。有〔飛白〕者，生於隸法，漢靈帝時，修鴻都門，蔡邕見役人以堊成字，心有悅焉，歸而作之，用以題宮殿門榜。有〔散隸〕者，小變隸體，晉黃門郎衛巨山所作也。又云兼善〔蟲書〕。或云〔蟲書〕即蟲鳥之書，余疑鳥書自為雀烏之祥，專作禽鳥之象，當別有蟲篆。如孫臏斬龐涓於古木之下，作〔蟲書〕以揭之。今人傳寫蟲蛾之狀，殆其遺法耶？

東坡云：〔董如郎中，安丘人，能詩於寶元、康定間。其書尤工，而人莫知，僕以為勝李西台也。〕豫章與李端叔書云：〔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，極有篆力。使之凌厲中州，恐不減晁、張，恨公不識耳。〕夫高、董之詞翰，二公稱道如此，必非尋常者，而人或不知識，矧今之世，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，可勝數哉！

東坡先生，人有尺寸之長，瑣屑之文，雖非其徒，驟加獎借，如曇秀〔吹將草木作天香〕、妙總〔知有人家住翠微〕之句，仲殊之曲，惠聰之琴，皆咨嗟歎美，如恐不及。至於士大夫之善，又可知也。觀其措意，蓋將攬天下之英才，提拂誘掖，教

裁成就之耳。夫馬一驂驥阪，則價十倍，士一登龍門，則聲烜赫，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。嗚呼！惜公逝矣，而吾不及見之矣。

予讀杜詩云：

〔江漢思歸客，乾坤一腐儒〕，〔功業頻看鏡，行藏獨倚樓〕，歎其含蓄如此，及云〔虎氣必騰上，龍身寧久藏〕，〔蛟龍得雲雨，鵬鶚在秋天〕，則又駭其奮迅也。〔草深迷市井，地僻懶衣裳〕，〔經心石鏡月，到面雪山風〕，愛其清曠如此；及云〔退朝花底散，歸院柳邊迷〕，〔君隨丞相後，我住日華東〕，則又怪其華艷也。〔久客得無淚，故妻難及晨〕，〔囊空恐羞澀，留得一錢看〕，嗟其窮愁如此；及云〔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〕，〔笑時花近靨，舞罷錦纏頭〕，則又疑其侈麗也。至讀〔識歸龍鳳質，威定虎狼都〕，〔風塵三尺劍，社稷一戎衣〕，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；〔五聖聯龍袞，千官列雁行〕，〔聖圖天廣大，宗祀日光輝〕，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；〔許身一何愚，自比稷與契〕，〔雖乏諫諍姿，恐君有遺失〕，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；〔對食不能餐，我心殊未諧〕，〔人生無家別，何以為烝黎〕，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；〔未聞夏商衰，中自誅褒妲〕，〔堂堂太宗業，樹立甚宏達〕，斯則隱惡揚善而《春秋》之義耳；〔巡非瑤水遠，跡是雕牆後〕，〔天王守太白，佇立更搔首〕，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；至於〔上有蔚藍天，垂光抱瓊台〕，〔風帆倚翠蓋，暮把東皇衣〕，乃神仙之致耶？〔惟有摩尼珠，可照濁水源〕，〔欲聞第一義，回向心地初〕，乃佛乘之義耶？嗚呼！有能窺其一二者，便可名家，況深造而具體者乎？此予所以稚齒服膺，華顛未至也。

韓退之作《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》，蓋出於《離騷》，而晁無咎效之，作《楊府君碣系》云：

范之山兮石如砥，木蕭蕭兮草靡靡，侯愛我邦兮歸萬里。
山中人兮春復秋，日慘慘兮雲幽幽，侯壯長兮所居遊。
侯之來兮民喜，風飄帷兮雨沾幾，鼓淵淵兮舞侯祀，紛進拜兮侯鄰里。
侯不可見兮德可思，侯行不來兮民心悲，
謂侯飲食兮無去斯，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。
余謂雜之韓文中，豈復可辨邪？

《度世古玄歌》云：〔始青之下月與日，兩半銅斗合成一。大如彈丸黃如橘，就中佳味甜如蜜。出彼玉堂入金室，子若得之慎勿失。〕退之《樊宗師銘》云：〔惟古於詞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賊。後皆指前公相襲，從漢迄今用一律。寥寥久哉莫覺

屬，神徂聖伏道絕塞。既極乃通發紹述，文從字順各識職，有欲求之此其躅。〕宋子京《唐奸臣贊》云：

三宰嘯凶牝奪晨，林甫將藩黃屋奔。鬼質敗謀興元蹙，崔柳倒持李宗覆。

韓、宋之文，皆宗於古，然退之為之則有餘，子京勉之則不足，又施於史詞，似非所宜矣。

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、支道林、許遠遊三高圖，以獻晁以道。以道命予題詩其後，中有云：

已乘雲氣翳鳳鱗，六百餘歲無斯民。想像壁月何當親，虎頭摩詰俱泯淪。

誰其畫者陸仲仁，遠紹乃祖高無倫。

以道歎曰：〔後世視陸生為何等人耶？〕余觀高郵寺壁曹仁熙畫水，感事傷時，呈以道舍人。舍人先有題詠，高不可及。余詩云：

曹生畫手信有神，毫端風雨生齁沄。波濤不合來翻屋，鮫鱷何須欲噬人？

湯湯此水勢方割，陽侯鬱怒馮夷搏。鼉擲鯨呿海岳驚，霧塞雲昏光景薄。

開元將軍愛驊騮，拳奇滅沒隃九州。時危此物豈易得？寫此尚可消人憂。

末有乃孫工畫水，逋客見之心欲死。雷奔電擊走中原，魚怖龍愁寧忍視？

先生道眼高崑崙，聊將妙語破迷津。中流險絕待舟楫，四海浩蕩須經綸。

我衰甘作淮海客，身脫垂涎頭雪白。驚心未定畏溯湍，欲覓平波泛家宅。

此身端的老江湖，雨笠煙蓑是所圖。他年但飽揚州米，今日寧論甓社珠。

以道覽之云：〔此詩波瀾，亦可駭矣。〕因舉昔人云：〔斯文可愛可畏亦可妒也。〕

詩以意為主，又須篇中煉句，句中煉字，乃得工耳。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，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。元輕白俗，郊寒島瘦，皆其病也。

篇章以含蓄天成為上，破碎雕鏤為下。如楊大年西昆體，非不佳也，而弄斤操斧太甚，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。以平夷恬淡為上，怪險蹶趨為下。如李長吉錦囊句，非不奇也，而牛鬼蛇神太甚，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。

精粗不可不擇也，不擇則龍蛇蛙蚓，往往相雜矣；瑕瑜不可不知也，不知則瓊杯玉斝，且多玷缺矣。

斯文盛於漢魏之前，而衰於齊梁之後。杜老云：〔縱使盧王操翰墨，劣於漢魏近風

騷。〕又云：〔竊攀屈宋宜方駕，恐與齊梁作後塵。〕意謂是耳。

退之作《南海神廟碑》，序祀事之大，神次之尊，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。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：〔遂升舟，風雨少弛，雲陰解駁，日光穿漏。〕又云：〔省牲之夕，載暘載陰；將事之夜，天地開除，月星明穊。五鼓既作，牽牛正中，公乃盛服，以入即事。〕又云：〔牲肥酒香，神具醉飽，百靈秘怪，慌惚畢出，蜿蜿蛇蛇，來饗飲食。〕又云：〔祥飆送驅，旗纛旄麾，飛揚晻靄，穹龜長魚，踴躍後先。〕其造語用字，一至如此，不知何物為五臟，何物為心胸耶？

又退之《大理評事王適墓誌》云：〔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，乃踏門告曰：『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。』一見，語合章。盧從史節度昭義軍，張甚，奴視法度士，欲聞無顧忌大語。有以君平生告者，即遣客鉤致。君曰：『狂子不足以共事。』立謝客。仕至鳳翔判官，不樂，去。王涯獨孤郁欲薦，不可，病卒。銘曰：『鼎也不可以拄車，馬也不可使守閽。佩玉長裾，不利走趨。祗繫其逢，不繫巧愚。不諧其須，有銜不祛。鑽石埋辭，以列幽墟。』〕予歎曰：〔斯文中之虎耶？〕晁無咎為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志，亦無甚行事，但嗟其不遇，而云〔詩文草隸，則元和以前勝士也。〕黃庭堅見而歎曰：〔永懷而善怨，郁然類《騷》。〕黃未嘗以此許人也。銘曰：〔目賤耳貴，藍田之璞以為塊，東家尚爾，而況乃雄輩？虎炳不玩，以遠沒身，雜蓀茝以為詞兮，以慰夫離散之魂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，則吾不既以聞，尚遺此後昆。〕余曰：〔斯文中之鳳邪？不然，何魁雄如彼，而煥爛若是乎？〕

金陵鳳凰台，在城之東南，四顧江山，下窺井邑，古題詠惟謫仙為絕唱。其詩曰：
鳳凰台上鳳凰遊，鳳去台空江自流。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丘。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鷺洲。總為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。
予遊覽，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懸今人詩，而乃無此篇。予作絕句曰：
騎鯨仙伯已凌波，奈爾三山二水何？地老天荒成脈脈，鳳凰台上獨來過。

睢陽雙廟，俗謂之五侯廟。雙廟者，為張、許忠烈而始建廟也。五侯者，南、雷、賈與同功，皆受封爵，亦作其像於廊廡耳。古今歌詠，惟王荊公、黃豫章為警策。
王詩云：
就死得處所，至今猶耿光。此獨身如在，誰令國不亡。
黃詩云：〔縱使賀蘭非長者，未妨南八是男兒。〕余官宋城，題詩云：
張許昭鴻烈，南雷賈共靈。無瑕雙白璧，有曜五華星。

懷哲音容在，傷時涕淚零。向來丹鳳闕，猶帶犬羊腥。
蓋當是時，金人始去城下之役，故云耳。又絕句云：
漁陽突騎滿關東，百戰孤城挫賊鋒。唐室興亡繫公等，九原可作更誰從！
自以為無愧前人。

劉禹錫作《金陵詩》云：〔千尋鐵鎖沈江底，一片降旗出石頭。〕當時號為絕倡。又六朝中《石頭城詩》云：〔山圍故國週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〕白樂天讀之曰：〔我知後人不復措筆矣。〕其自矜云：〔余雖不及，然亦不孤樂天之賞耳。〕

前人作詩，未始和韻。自唐白樂天為杭州刺史，元微之為浙東觀察，往來置郵筒倡和，始依韻，而多至千言，少或百數十言，篇章甚富。其自耀云：〔曹公謂劉玄德曰：『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』予於微之亦云。〕豈詩人豪氣，例愛矜誇邪？安知後世士有異論？

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，號澗上丈人，無仕宦意。崇觀間，朝廷召之，郡守勸駕，不得已而起。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，有詩云：
處士誰人為作牙？盡攜猿鶴到京華。從今林壑堪惆悵，六六峰前只一家。
而叔愈《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》云：
北山去已遠，南山去已近。驅車兩山間，舉策聊一問。
昔有隱君子，出處頗矛盾。平生勇且剛，垂老畏而慎。
皆譏之也。後靖康間，以道亦起，而女第四娘適唐氏者，頗復誚其出焉。

長松之名，前世未有。以道居嵩少，叔易作詩求之云：
松上花兮松下根，食之年貌與松鄰。君今既是松間客，采送衰翁亦可人。
以道答云：
長松不經黃帝手，小鬣漫翻嵩室雲。縱有何堪寄夫子，鼎頭寶氣自氤氳。
余亦和之云：
暫隱嵩高六六峰，未乘雲氣御飛龍。自餐白石求黃石，更采長松寄赤松。

東坡稱陶靖節詩云：〔『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。』非古之耦耕植杖者，不能識此語之妙也。〕僕居中陶，稼穡是力。秋夏之交，稍旱得雨，雨餘徐步，清風獵獵，禾黍競秀，濯塵埃而泛新綠，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。

白樂天有《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飲詩》。東坡為中書舍人，歎本省不得來往，謂執政曰：〔說公應使簡要道通，何必樹籬插棘？〕蓋謂此也。大抵近世為禁太密，問人則疏。晁以道書楊大年《館宿詩》示余曰：

嚴更初道爭傳鼓，下直朱門對掩關。夜半不聞宣室召，水沉香斷漆書閒。

且云：〔嘗宿閣下矣，乃在司馬門外，使人恨生身之晚，不得見太平之風也。〕余因和其詩云：

翰林歷歷侵華蓋，禁掖明明侍紫微。自昔詞臣最清切，帝宸高拱借光輝。

退之《雙鳥詩》，或云謂佛、老，或云謂李、杜。東坡《李太白贊》云：

天人幾何同一漚，謫仙非謫乃其遊。揮斥八極隘九州。

化為兩鳥鳴相酬，一鳴一止三千秋。開元有道為少留，縻之不可矧肯求？

乃知謂李、杜也。

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，其一云〔始元四年造〕，其二云〔甘露元年十月造〕，數量皆同，云〔容十斗〕。後刻云〔重四十觔〕。以今權量校之，容三斗，重十有五觔，乃知古今不同。《漢書》於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，晉劉伶一飲一石，五斗解酲。則是故三斗，而一斗五升扶頭耳。《魏志》云：〔曹公帳下有典君，持一雙戟八十觔。〕則是一戟重十五觔，兩戟共重三十觔耳。

〔五馬〕之事，不見於書。以詩言之，〔子孓干旗，在浚之都。素絲組之，良馬五之。〕《周禮》注云：〔州長建旗，太守視之。漢御五馬。〕或云：〔古乘駟馬車，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。〕見《漢官儀注》。

退之有言曰：〔清而容物，恕以及人。〕蘇子美進邸之會，謂人曰：〔食中無饅羅畢夾，座上安得有國捨虞比？〕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。畢氏羅氏，蕃人之好以羊彘之肉餅異而食者，因號〔畢羅〕。或問：〔湯餅謂之不托，何也？〕曰：〔未有刀機時，以手托之；既用刀機，則不托矣。〕出李濟翁《資暇集》。

飲酒痛釂，謂之〔舉白〕。唐人云〔捲白波〕，義起於漢擒白波賊戮之，言意氣之快耳。如今人稱文字警絕，謂之〔掃凡馬〕，取杜甫〔一掃萬古凡馬空〕也。

呼驢曰〔衛〕，未知所本。豈衛地多驢，故云爾耶？命龜曰〔蔡〕，亦是意也。

樂部中有促拍催灑，謂之〔三台〕。唐士云：〔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，不數日間，遍歷三台。樂工以邕洞曉音律，故制曲以悅之。〕又始作樂，必曰〔絲抹將來〕，蓋絲竹在上，鐘鼓在下，絲以起之，樂乃作，亦唐以來如是，非古所謂合止柷敔也。

寒食之名，起於禁火；拜掃之儀，因於《禮經》。昔者，宗子去在他國，庶子無廟，孔子許望墓為壇，以時祭祀，此其本也。端午之號，同於重九；角黍之事，肇於風俗。昔日屈原懷沙忠死，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粔籹而弔之，此其始也。後世以〔五〕字為〔午〕，則誤矣。

弈棋取一道，人行五子，謂之〔蹙融〕。〔融〕者，戎也，生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為戲耳。庾元規曰：〔蹙戎者，今之蹙融也。漢謂之『格五』，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。〕樗蒱起自老子，今謂之〔呼盧〕，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。

唐開元中，教舞馬四百蹄，衣以文繡，飾以珠玉，和鸞金勒，星粲霧駁，俯仰赴節，曲盡其妙。每舞，藉以巨榻。杜詩云：〔鬥雞初賜錦，舞馬既登床。〕初，明皇命五方小兒，分曹鬥雞，勝者纏以錦段。舞馬則藉之以榻耳。祿山之亂，散徙四方。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，樂作而馬舞不休，以為妖而殺之，後人嗟其不遇。顏太初曰：〔引重致遠，馬之職也。變其性而為倡優，其謂之妖而死也，宜矣。〕

餘年十五時，感傷寒，至六七日，困重將斃，父母環而泣之。忽夢二皂持馬呼余乘之，自成武東北，道濟兗郡縣，直抵岳祠。入西偏門，列諸曹院，至一所，見紫衣人據案云：〔爾安得殺某？〕命取鏡燭之，非是，遣余去。若一僧相引，巡觀諸院，囚徒甚眾。既而復出廟門，二皂持馬在焉。已據鞍，於街東民居若茶肆者，睹胥吏十輩，內一人乃姑丈惠澤，字慎微，亟下馬揖之。渠已蔽身簾箔間，挽而出之，問何似，且云：〔姑丈棄世數年矣，安得在此為吏？〕渠唯唯。叩之主何事，曰戶案。〔還知某之壽命有官祿否乎？〕曰：〔非某所司。然嘗竊見之，公有年在，他日當來作監河侯。〕乃相別上馬，復遵舊塗歸焉。至城北，墮一池，颯然寤，汗出遍體，而疾去矣。嘗志之。豈余不偶於世，而將官於地下乎？今潦倒流離，從人貸粟，生不為監河侯，而死乃為之，可發一笑。

新官並宿，謂之〔爆直〕，或云〔豹直〕。南山有文豹，霧雨七日不下食者，欲以澤其毛衣，而成其文章。取豹伏之象，非爆迸之義。

杜牧詩云：〔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。〕帝王所都，而四百八十寺，當時已為多，而時人侈其樓閣台殿焉。近世二浙、福建諸州，寺院至千區，福州千八百區。粳稻桑麻，連亙阡陌，而遊惰之民，竄藉其間者十九。非為落髮修行也，避差役為私計耳。以故居積貨財，貪毒酒色，鬥毆爭訟，公然為之，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。有識之士，每歎息於此。

盧秉侍郎，嘗為江南郡掾，於傳捨中題詩云：
青衫白髮病參軍，旋燀黃粱置酒樽。但得有錢留客醉，也勝騎馬傍人門。
王荊公見而稱之，立薦於朝，不數年登貳卿。近時韓駒待制、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貴近，聞於天子，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。嗚呼！士有片文隻字，而遭遇如此者。

靖康元年冬十一月，虜騎長驅薄王畿，無一障之阻。春，為城下盟，歸渡大河，莫或邀擊。余竊料其知我無謀，審我無勇，必且再至。冬十月，作《將歸賦》，以書投胡少汲，欲求侍養。公以啟事見答曰：〔伏承主簿秘書，寵以華箋，副之佳什，屬詞近古，陳義甚高。橫槊賦詩，不廢軍中之樂；登高舒嘯，少賒社下之歸。祝頌之深，敷染奚既。〕遂堅留在帥幕下。數日，淵聖手詔沓至，曰：〔金人分兩道深入，必犯京師，卿可提所部兵，前來捍虜。〕又曰：〔金人分兩道深入，已渡大河，卿可將見在兵，速來赴援。〕公即日出次於郊，不三四日，遇敵於杞，力戰敗績。余傷之以詩曰：
選將他年重，作師此日難。傷心閔東道，白首戴南冠。
公宿儒，戎事非長，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。

外祖陳公大雅，為人剛果，文章似之。再舉不第，裂冠文身，示不復踐場屋。能詩，為清獻趙公所知，逾八十乃死。死翌日復甦，索筆題詩曰：
胡柳陂中過，令人念戰功。兵交千騎沒，血染一川紅。
朱氏皆豚犬，唐家盡虎龍。壯圖成慷慨，擲劍向西風。
題畢乃逝。味其言，豈葛從周、王彥章之徒與？英雄之氣，毅然猶在也。

陳無己先生語余曰：〔今人愛杜甫詩，一句之內，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，非善學者。學詩之要，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。〕余曰：〔如何等是？〕曰：〔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，敘述功德，反覆外意，事核而理長，《閬中歌》，辭致峭麗，語脈新奇，句清而體好，茲非立格之妙乎？《江漢詩》，古乾坤之大，腐儒無所寄其身，《

縛雞行》，言雞蟲得失，不如兩忘而寓於道，茲非命意之深乎？《贈蔡希魯詩》云：『身輕一鳥過』，力在一過字，《徐步詩》云：『蕊粉上蜂須』，功在一上字，茲非用字之精乎？學者體其格，高其意，煉其字，則自然有合矣。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！〕

王臨川詩云：〔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。〕此與杜詩〔見輕吹鳥毳，隨意數花須〕，命意何異？余詩云：〔雲移鳥滅沒，風霽蝶飛翻〕，此與東坡〔飛鴻群往，白鳥孤沒〕，作語何異？茲可為知者道，不可與愚者說也。

余挈家過吳江，有詞云：
垂虹亭下扁舟住，松江煙雨長橋暮。《白紵》聽吳歌，佳人淚臉波。
勸傾金鑿落，莫作思家惡。綠鴨與鱸魚，如何可寄書？
有士人覽之曰：〔不聞鴨解附書，云何言鴨？〕余不答。信乎柳子厚云：〔作之難，知之又難。〕〔雌霓〕之賞為少也！

晁元升作《田直儒墓表》云：〔故承議郎田君既葬八年，其連姻宣德郎晁端智來治茲城，拜君墓下，感松櫝就荒，阡陌蕭然，謂其里人曰：『君有德於爾鄉，而不加敬，其流風餘烈，尚接人耳目，而封域遽至此。況歷世之久，拱木盡矣，宜無有知者，奈何？』乃屬其族兄晁端中為文以表之。〕將托於金石，未刻也。無咎見之，意若未快，曰：〔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？〕曰：〔云何？〕曰：〔欲換連姻二字為婭，可否？〕蓋姊妹之夫曰〔婭〕也。

唐周邯自蜀買奴，曰水精，善沉水，乃崑崙奴之屬也。邯疑瞿塘之險，必有怪，使水精入之。久乃出，曰：〔下有關，不可渡。〕得珠貝而還。每遇潭洞，多令探求，輒得珍寶，至汴，或云八角井有神龍，時游水面，意有頷下物。復使覘之，經夕始出，躍於井口，有金爪拏而入焉，遂亡奴。又有農夫耕地得劍，磨洗適市，值賈胡，售以百千，未可。至百萬，約來旦取之。夜歸語妻子：〔此何異而價至是？〕庭中有石，偶以劍指之，立碎。詰旦，胡人載鏹至，則歎叱曰：〔劍光已盡。〕不復買。農夫苦問之，曰：〔此是破山劍，惟可一用，吾欲持之破寶山耳。〕農夫惋恨，旬月不能已。余有詩云：〔采玉應求破山劍，探珠仍遣水精奴。〕用此事耳。

杜詩云：〔虎氣必騰上，龍身寧久藏？〕《蕃劍詩》也。世傳虎丘常有劍氣，狀如虎，延津劍躍化為龍也。晉元康三年，武庫火，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。

許真人令旌陽，有蛟害人，投劍斬之。至唐復出，漁者網而獲之。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，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，勝之以石投焉，得一銅劍，有文曰〔許旌陽斬蛟第三劍〕云。余作劍詩曰：〔蛇蛟已盡定飛去，雷電欻驚重下來。〕

開元中，河西將宋青春驍猛，虜畏之。西戎犯邊，每戰運劍大呼，執馘而旋，未嘗中鋒鏑。後獲吐蕃主帥，問曰：〔衣大蟲皮者，爾輩何不能害？〕曰：〔常見青龍突陣而來，兵刃所及，如擊銅鐵，我以為神助將軍也。〕乃知劍之異。澶淵之役，安床子弩於城上，使卒守之，困著弩邊，忽寤驚起，擊而發之，遂中敵酋，軍退。余曾戲作詩曰：〔床弩天誅韓闥覽，劍鋒神助宋將軍。〕

韓嫣以佞幸竊富貴，作金彈射飛鳥，長安人常逐之，曰：〔苦饑寒，逐彈丸。〕荊山下多美玉，居人以璞抵鵲。符載蓄寶劍，水斷蛟龍。他日，截飯胾而食，劍乃頑頓。西戎獻寶刀，割玉如泥，周穆王嘗藏之。余曾戲題曰：
射飛何必捐金彈？抵鵲虛煩用夜光。切玉昆吾寧刺豕，斷蛟干越豈刲羊？

李衛公鎮南徐，甘露寺僧有戒行，公贈以方竹杖，出大宛國，蓋公之所寶也。及公再來，問：〔杖無恙否？〕僧欣然曰：〔已規圓而漆之矣。〕公嗟惋彌日。余近在沿江攝帥幕，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，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：
樓橫北固，盡日厭厭雨。欸乃數聲歌，但渺漠江山煙樹，
寂寥風物三五。過元宵，尋柳眼，覓花英，春色知何處？
落梅嗚咽，吹徹江城暮。脈脈數飛鴻，杳歸期東風凝佇。
長安不見，烽起夕陽間，魂欲斷，酒初醒，獨下危梯去。
其僧頑俗且瞶，愀然謂同官曰：〔方泥得一堵好壁，可惜寫了。〕余知之，戲曰：〔近日和尚耳明否？〕曰：〔背聽如舊。〕余曰：〔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。壁間之題，謾圬墁之，便是甘露寺祖風也。〕聞者大笑。

晁以道贈余詩曰：〔春去欣搜粟，秋來謾護軍。〕以余勸率鄉人，捐貲助國，及募河東兵赴援也。又曰：〔《迷樓賦》就夢何處，《雙廟詩》成淚不孤。〕以余嘗作是賦，陳古義以刺今，及作此詩，哀往事以傷時耳。又曰：〔顧我何堪鳴玉珮？如君不得侍金華。〕余乃戲之曰：〔公鳴玉珮來幾何時耶？〕蓋公元祐黨人之家，上書邪等，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，靖康中，始落致仕，為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，後得待制，已暮齡矣。

世傳丹砂煉為黃金，碎以染筆，入石不去，名曰〔紅沫〕。余侍先人官歷陽，嘗覽李翔作白字，書《霸王廟碑》，而其法不傳，亦〔紅沫〕之類與？

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，後人俱不能得。故余《八陣圖詩》云：
八陣功成妙用藏，木牛流馬法俱亡。後來識得常山勢，縱有桓溫恐未詳。
東坡死，李方叔誄之曰：〔道大不容，才高為累。皇天后土，知平生忠義之心；名山大川，還千古英豪之氣。〕可謂簡而當矣。晁無咎死，張文潛銘之曰：〔車堅馬良，不得出門，策駑駕朽，道上紛紛。〕茲亦可悲矣。

杜詩第一篇《贈韋左丞丈》云：〔今欲東入海，即將西去秦。〕或問云何，曰：道不行故也。又云：
尚憐終南山，回首清渭濱。嘗擬報一飯，況懷辭大臣。
白鷗沒浩蕩，萬里誰能馴？
何謂也？曰：鳥獸不可與同群，終南、清渭，且徘徊而不忍別，況辭大臣而欲去國哉！自以為得詩之解。

《遊龍門奉先寺》云：〔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。〕余曰：星河垂地，空翠濕衣。〔欲覺聞晨鐘，令人發深省。〕余曰：鐘磬清心，欲生緣覺。

又老杜《玄都壇歌》云：〔王母晝下雲旗翻。〕余解云：味道集虛，仙真降焉。故《秋興詩》曰：〔西望瑤池降王母。〕

《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》云：〔回首叫虞舜，蒼梧雲正愁。〕余解曰：周滿瑤池樂未央。卒云：
黃鵠去不息，哀鳴何所投？君看隨陽雁，各有稻粱謀。
解曰：黃鵠譬高舉遠引，莫知所如往者。隨陽雁譬志在隨人，拘於祿仕者。天寶十三載，先生始得官，時上荒淫，天下且亂，故有虞舜之思，周滿之戒。且歎識者見幾而作，吾人懷祿未決也。

《示從孫濟》云：〔權門多嚬咨，且欲尋諸孫。〕解曰：嚬嚬咨咨，言不忠信貌，詩所以言背憎也。且復尋諸孫，則莫如我同姓。
萱草秋已死，竹枝霜不繁。淘米少汲水，汲多井水渾。
刈葵莫放手，放手傷葵根。所來為宗族，亦不為盤飧。

小人利口實，薄俗難可論。勿受外嫌猜，同姓古所敦。
解曰：萱忘憂而已死，竹可愛而不蕃，則荒落甚矣。水濁而不復其清源，葵傷而不庇其根本，則宗族乖離之況也。此詩人因物而興。《飲中八仙歌》云：
李白一斗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
解曰：范傳正《李白碑》云：〔白多陪侍從之遊。他日泛白蓮池，公不在宴，皇情既洽，召公作序。公時被酒，高力士扶以登舟。〕世云〔不上船，襟紐。〕何穿鑿如此？

《曲江三章》云：〔即事非今亦非古。〕余曰：在今古間。〔長歌激越捎林莽。〕余曰：振響林谷。〔比屋豪華固難數，吾人甘作心似灰，弟侄何傷淚如雨？〕余曰：按先生作《雕賦》表云：〔今賈馬之徒，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眾矣，獨臣衣不蓋體，常寄食於人。〕夫眾豪華而己貧賤，所謂士賢能而不用，國之恥也。吾雖甘心若死灰，然而弟侄之傷涕零如雨何耶？蓋行成而名不彰，友朋之罪也；親戚不能致其力，聞長歌之哀，所以涕洟也耶？又曰：〔短衣匹馬隨李廣，看射猛虎終殘年。〕余曰：猶足以消英豪之氣。凡如是者甚眾，詞多不載。

曹王皋封於曹，濟陰、濟北諸李，皆其裔也。有貞觀、開元兩朝賜書五千卷，世寶而讀之，仕者蟬聯不絕。沈立諫議藏書萬卷，為閣以居之，而子孫不能肄業。有士人題詩曰：〔莫遺中有蠹書魚。〕蓋恐其壞而不能世也。

〔蓋巖者，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，樸魯有絕力，能兼眾人之役，其主不以為異。一夕，有豪賊六人，劫持其家，舉室莫御，恣所取。傷五人，殺首者一人，將出，巖手刃追之。眾謂一夫不足畏。巖力戰，賊駭汗，伺其困，益奮，俄僕一賊，余乃引去。然終無一人助之。復追迨賊，曰：『還爾物。』因擲金帛道上。巖不知其計也，卻顧逗遛，遂遠莫及。巖嚙臂指，自恨無人主其財，而使己盡滅賊。明日，邑吏至，邏近郊，獲餘黨，征巖於邑。邑白大府，賞以法。聞巖之勇者，莫不驚異。或曰：『彼偶然奮不顧死耳。』余曰：『非也，人惟處死之難，徒勇無義，雖死不貴。巖之勇以衛其主，奮一身，當眾賊，卒以取勝，可謂難矣。嗚呼！巖，僕隸也，以寡敵眾，見義必為，以視居朝廷，尸祿位，以士夫自名，一持於患害，反畏縮求免，不欲一毫損於己者，豈不相懸萬萬哉』！因傳其事，以為當世富貴者勸焉。濟北晁端中元升記。〕余讀元升書董巖事，知君子之用心。善善惡惡，所以風天下耶？惜乎巖之絕力，始不蒙主人之異視，巖之忠勇，終不聞主人之厚賞。天下事每每如此，君子所為歎息也。

天寶末，祿山陷西京，大搜文武朝臣及異儐樂工。不旬日，得梨園弟子數百人，大會於凝碧池。樂作，梨園舊人不覺欷歔，相對泣下，群逆露刃脅之，而悲不已。有雷海清者，投器於地，西向慟哭，支解於庭，聞之者莫不傷痛。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，賦詩曰：

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僚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葉落疑宮里，凝碧池頭奏管弦。

他日緣此詩得不死，然愧於雷海清多矣。

杜牧之《息夫人詩》曰：

細腰宮裡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幾度春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墮樓人！

與所謂〔莫以今朝寵，能忘舊日恩。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〕語意遠矣。蓋學有淺深，識有高下，故形於言者不同矣。

〔春回上林苑，花滿洛陽城。〕崔湜詩也。湜弱冠登科，不十年掌貢舉。父揖，同省為侍郎。及登宰輔，始三十有七，容止端雅，文辭清麗。嘗暮出端門，下天津橋，馬上吟此句。時張說為工部侍郎，望之杳然而歎曰：〔此句可效，此位可得，其年不可及也。〕使湜令終，當時朝士，豈能出其右哉？故杜詩云：〔文章一小技，於道未為尊。〕或以此也。

李抱真鎮潞州，軍資匱乏。有僧為眾所信，公謂曰：〔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，如何？〕僧曰：〔無不可者。〕公曰：〔但言請於球場焚身，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遁連，火作即潛入。〕僧喜從之。遂陳狀積薪貯油，因為七日道場，晝夜香燈梵唄，公亦引僧視穴，使不疑。公率監軍僚吏膜拜，以俸入檀施，堆於其旁。由是士女駢闐，捨財億計。七日，遂擊鐘舉火，已塞地道矣。須臾灰燼，明日籍所施，得數十萬，軍資取足。別求所謂〔舍利〕者，選地造塔葬焉。出《尚書故實》。

張燕公遭姚元之奏，明皇怒曰：〔卿與御史共按其事。〕急呼中丞李林甫，以詔付之。林甫曰：〔說多智謀，是必困之，處於劇地。〕崇曰：〔丞相得罪，未宜太逼。〕曰：〔公必不忍，即說害林甫。〕以詔付余御史。中路以墜馬告。初，說旬月前有門下生竊寵婢，將置於法。生呼白：〔公無緩急用人乎？見色不能禁，人之常情，何靳於一婢邪？〕說奇其語，釋之，且付以婢。生去，杳不聞問。忽一日，直詣說，有憂色，曰：〔感公之恩，欲報久矣。今聞公為姚相所讒，禍且至，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。〕公歷指數之。曰：〔未也。〕又凝思良久，忽曰：〔近有以雞

林夜明簾為獻者。〕生曰：〔足矣。〕因請手札數行，懇求於九公主，且曰：〔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，始終其惠，乃反以讒見怒邪？〕明日，公主謁上，具奏之。上感動，敕高力士就御史台宣所按事並罷，書生亦不復見。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，孟嘗獻狐裘以脫秦難，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，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，張說之事近之。若書生者，不護小行，而能排難解紛，殆俠士之流乎？亦聰明疏通，善知人矣。

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，云：〔有異。〕公命剖之，作琵琶槽，其文自然成白鴿。余嘗語晁次膺曰：〔公《綠頭鴨琵琶詞》誠妙絕，蓋自曉風殘月之後，始有移船出塞之曲，然某亦曾有一詩。〕公曰：〔云何？〕曰：
白鴿潛來入紫槽，朱鸞飛去唳青霄。江邊塞上情何限，瀛府霓裳曲再調。
謾道靈圦鼓瑤瑟，虛傳仙子弄雲璈。小憐破得春風恨，何似今霄月正高。
曰：〔詩亦不惡。〕

酒有〔若下春〕，謂烏程也；〔九釀〕，謂宜城也；〔千日〕，中山也；〔蒲桃〕，西涼也；〔竹葉〕，豫北也；〔土窟春〕，滎陽也；〔石凍春〕，富平也；〔燒春〕，劍南也；〔桑落〕，陝右也。烏孫國有青田核，莫知其木與實，而核如五六斤瓠，空之盛水，俄而成酒。劉章曾得二焉，集賓設之，一核才盡，一核又熟，可供二十客，名曰〔青田壺〕。歷城北有使君林，魏正始中，鄭公慤三伏避暑於此，取大蓬葉置硯格上，盛酒三升，以簪刺葉，令酒與柄通，屈莖吸之，香氣清冽，名曰〔碧筩酒〕。余詩曰：
釀憶青田核，觴宜碧藕筩。直須千日醉，莫放一杯空。
近時以黃柑醒酒，號〔洞庭春色〕，以糯米藥曲作白醪，號〔玉友〕，皆奇絕者。

餘暇日曾作《酒具詩》三十首，有引曰：〔咸通中，皮襲美著《酒中十詠》，其自序云：『夫聖人之誡酒禍也深矣，在《書》為沈湎，在《詩》為童羖，在《禮》為豢塚，在史為狂藥。余飲至酣，徒以為融肌柔神，消沮迷喪。頹然無思，以天地大順為提封；傲然不持，以洪荒至化為爵賞。抑無懷氏之民乎？葛天氏之民乎？噫，天之不全余也多矣！獨以麴糵全之。於是征其具，悉為之詠，以繼東皋子《酒譜》之後，而有《酒星》《酒泉》《酒篘》《酒床》《酒爐》《酒樓》《酒旗》《酒樽》《酒城》《酒鄉》之詠。以示吳中陸魯望，魯望和之，且曰：昔人之於酒，有注為池而飲之者，有象為龍而吐之者，親盜甕間而臥者，將實舟中而浮者。徐景山有酒鎗，嵇叔夜有酒杯，皆傳於世。故復添六詠。』余覽之，慨然歎曰：余亦嗜酒而好詩者也。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：『少時讀《醉鄉記》，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，

而猶有是言，豈誠旨於味耶？及讀阮籍、陶潛詩，然後知彼雖偃蹇，不欲與世接，然猶未能平其心，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，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。』雖然，尚有未盡者。中古之時，未知麴糵。杜康肇造，爰作酒醴，可名酒後。近世以來，人徒酣酗，李白一斗，為詩百篇，自名酒仙。酈食其，辯士也，初見沛公，稱高陽酒徒。杜根，賢者也，逃難宜城，為酒家傭保。鄭廣文貧而好飲，蘇司業送酒錢。杜子美無錢賒酒，而詩言酒債。周官有酒正，則掌之者必有其人。以法式授酒材，則醞之者必有其物。翰林詩曰：『鷺鷥杓，鸚鵡杯。』夫杓者，勺也，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。工部詩曰：『莫笑田家老瓦盆，自從盛酒長兒孫。』夫盆者，盤也，載酒而置之座中也。《韓奕》詩云：『顯父餞之，清酒百壺。』壺便提挈，故陶令掛之於車上，呂公負之於杖頭，遇興則傾之。鴟夷之異名者耳。《絲衣》詩云：『兕觥其觩，旨酒思柔。』觥為罰爵，而於定國飲至一石不亂。劉伯倫既醉，以五斗解酲，快飲痛釂則用之。蓋觚角之出類者耳。注云：觚受二升，觶三升，角四升，散五升，而觥七升。又兕角為之，形器特異。於是更作《酒後》《酒仙》《酒徒》《酒保》《酒錢》《酒債》《酒正》《酒材》《酒杓》《酒盆》《酒壺》《酒觥》一十二詩，而附益之，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義耶？〕詩多不載。

古今詩體不一，太師之職，掌教六詩，風、賦、比、興、雅、頌備焉。三代而下，雜體互出。漢唐以來，鐃歌鼓吹，拂舞矛渝，因斯而興。晉宋以降，又有回文反覆，寓憂思展轉之情；雙聲疊韻，狀連駢嬉戲之態。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，不勝其變。古有采詩官，命曰〔風人〕，以見風俗喜怒好惡。皮日休云：〔疏杉低通洞，冷鷺立亂浪。〕此雙聲也。陸龜蒙嘗曰：〔膚愉吳都姝，眷戀便殿宴。〕此疊韻也。劉禹錫曰：〔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卻有晴。〕杜詩曰：〔俱飛蛺蝶元相逐，並蒂芙蓉本自雙。〕又曰：〔滿目飛明鏡，歸心折大刀。〕此皆風言。又戲作俳優體二首，純用方語云：

異俗吁可怪，斯人難並居。家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黃魚。
舊識難為態，新知已暗疏。治生且耕鑿，只有不關渠。

西曆青羌阪，南留白帝城。於菟侵客恨，粔籹作人情。
瓦卜傳神語，畬田費火耕。是非何處定？高枕笑浮生。

余嘗有語云：〔碧藕連根絲不斷，紅蕖著子薏何多。〕亦風人類也。又《婺州山中詩》云：

作甽捉詹卸，呼田欸乃儂。山塘莫車水，梅雨正分龍。

亦方語也。

余近作《示客》云：
刺美風化，緩而不迫謂之風；采摭事物，摛華布體謂之賦；
推明政治，莊語得失謂之雅；形容盛德，揚厲休功謂之頌；
幽憂憤悱，寓之比興謂之騷；感觸事物，托於文章謂之辭；
程事較功，考實定名謂之銘；援古刺今，箴戒得失謂之箴；
猗遷抑揚，永言謂之歌；非鼓非鐘，徒歌謂之謠；步驟馳騁，斐然成章謂之行；
品秩先後，敘而推之謂之引；聲音雜比，高下短長謂之曲；
吁嗟慨歎，悲憂深思謂之吟；吟詠情性，總合而言志謂之詩；
蘇李而上，高簡古澹謂之古；沈宋而下，法律精切謂之律：
此詩之語眾體也。帝王之言，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；
絲綸之語，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；制與詔同，詔亦制也；
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；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；
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；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；
即師眾而申之者謂之誓；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；
出於上者謂之教；行於下者謂之令；時而戒之者敕也；
言而喻之者宣也；諮而揚之者贊也；登而崇之者冊也；
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；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；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；
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；記者，記其事也；紀者，紀其實也；
纂者，纘而述焉者也；策者，條而對焉者也；傳者，傳而信之也；
序者，緒而陳之也；碑者，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；
碣者，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；誄者，累其素履，而質之鬼神也；
志者，識其行藏，而謹其終始也；檄者，激發人心，而喻之禍福也；
移者，自近移遠，使之周知也；表者，布臣子之心，致君父之前也；
箋者，修儲後之問，申官闈之儀也；簡者，質言之而略世；
啟者，文古之而詳也；狀者，言之於公上也；
牒者，用之於官府也；捷書不緘，插羽而傳之者，露布也；
尺牘無封，指事而陳之者，劄子也；青黃黼黻，經緯以相成者，總謂之文也，此文之異名也。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，勞於應答，乃著之篇以示焉。

余以百司從車駕止建康。一日，謁內相朱子發，論文甚洽。適有數清貴俱在座，顧不肖而謂諸人曰：〔茲人文學該贍，尤長於詩，然坐是以窮耳。〕意謂古人有言，〔詩能窮人〕故也。余奮然答曰：〔內翰之言誤矣。夫『詩非能窮人，待窮者而後

工耳。』此歐陽文忠公之語也。以不肖觀之，猶為未當。《詩》三百六篇，其精深醇粹，博大宏遠者，莫如《雅》《頌》。然《鴟鴞》之詩，周公所作也；《泂酌》之詩，召公所作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。』顧不美乎？數君子者，顧不達而在上，功名富貴人乎？何詩能窮人？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邪？漢唐以來，不暇多舉。近時歐陽公、王荊公、蘇東坡號能詩，三人者，亦不貧賤，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？然則謂詩能窮人者，固非矣，謂待窮者而後工，亦未是也。夫窮通者，時也。達則行於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，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。〕座客為之憮然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